

从宁外毕业,回宁外任教,他们说: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



胡恺源



张辰璐



葛雯怡



丁可



李弘隆

“老师的学生成百上千,学生的老师却是唯一。”张辰璐说这句话时,身份已经从宁波外国语学校(以下简称“宁外”)的学生变成了老师。在宁外,像她这样的“校友教师”,据不完全统计,有十多个。他们曾坐在同样的教室里听课,曾在同样的操场上奔跑,也曾被同样的老师温柔以待。多年后,他们又回到这里,站上了讲台。

从学生到老师,变的是身份,不变的是母校刻在他们骨子里的教育基因。当这些“长大的小孩”站上熟悉的讲台,他们会怎样教今天的“小小孩”?

□现代金报 | 甬派记者 王伟

A “我的课堂,满是当年老师的影子”

2012年初中毕业的胡恺源,是宁外东钱湖校区的第一届学生。多年后,他从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毕业,重新回到这里,成了一名高中化学老师,同时担任班主任。

胡恺源记得初中时代最鲜活的画面,是每天下午下课后的自由活动时间。男生们总是抱着篮球冲出教室,奔向那片永远也跑不累的球场。

胡恺源最喜欢的课是英语课。每节课前,英语老师Tracy都会放英文歌,第一首是Westlife(西城男孩)的《You Raise Me Up(你鼓舞了我)》,第二首是《My Love(我的爱)》。“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,英语不只是试卷上的ABCD,它还可以这样温柔,这样辽阔,这样直抵人心。”更让人期待的,是学完《典范英语》后的表演环节,大家总是笑得前仰后合。就在这样轻松又热烈的课堂里,他明白了,学习原来可以是这样的。

王新中老师的科学课,也令胡恺源记忆犹新。王老师的课堂风格太特别了——抑扬顿挫之间,冷不防来一个“一惊一乍”,声音忽而低沉如耳语,忽而拔高如惊雷,节奏永远在意料之外。全班同学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,谁也不敢走神——因为一走神,准被点到。如今回头看,胡恺源才发现,自己的课堂里,满是王老师的影子了。

比胡恺源早两年毕业的张辰璐,如今是宁外初中的科学老师,她同样发现自己的课堂上有当年老师们留给自己的影子。她说:“严肃的王波明老师,开学第一天站在讲台上的模样,独特的管教方式,都成了我模仿的对象;美丽温柔的林渊渊老师,初二那节公开课,教室氛围感满满。我觉得林老师上得挺好的,她自己却觉得还可以改进。如今自己做了老师上公开课,也会有同样的感觉,不知道我的学生心里会怎么想。酷爱青蛙的英语老师Sam,有一次我们英语考试集体考砸,他语重心长找我们谈心,还有中午一遍遍的课文对背……温暖的英语老师Sally,像妈妈一样呵护我们,如今也温暖着我们的学生。”

张辰璐说,老师的学生成百上千,学生的老师却是唯一。每每在老师身边待着,恍惚间总觉得自己是在大人旁边做事的小孩。小孩长大了,会护着小小孩了。

胡恺源则始终坚守着宁外教会他的那个道理——分数从来不是评价一个人的唯一标准。老师的使命,是看见每个孩子身上的闪光之处,并帮它变得更加亮眼。

B “要做当年最喜欢的那种老师”

2011年宁外初中毕业的葛雯怡,从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,也曾有过别的选择。但她最终还是回到了宁外。“我最喜欢、最认同的教育理念,一直在这里。”她说。

读书时她最喜欢学校松弛又鲜活的气氛。“那时的过关,我们都会在早读或早读后抓紧完成,这样中午就不用早早进教室,我总能和好朋友慢慢走在操场上,聊细碎的心事,聊自己的小期待。看着操场上打球的男生,吹着舒服的风,那种轻松、热烈、自由的感觉,是我到现在都忘不掉的青春。”

学校有很多活动,排练磨合、协调分工,大大小小的事都由学生自己摸索承担。在葛雯怡眼里,这份充分的信任与放手,是宁外最特别、最

珍贵的地方。正是因为被这样温柔教育过,所以她想继续传递。

葛雯怡特别感谢初中英语老师Melissa和Lisa。她们让她看到,真正的英语教学,从来不是机械刷题、死记硬背,而是让孩子感受语言的美好,“当年那一场场《典范英语》故事表演,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”。

如今回到母校教书,葛雯怡常常提醒自己:要做当年最喜欢的那种老师。她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只学到应试技巧,她希望自己的课堂有趣、有温度,学生能真正感受英语的魅力,“多年以后回忆宁外生活,我希望他们记得的,是轻松快乐的课堂,是被尊重的自己,是闪闪发光的少年时光”。

C 曾经被温柔以待,如今也想这样对待学生

数学老师丁可的中学六年,都是在宁外度过的。从育才校区的初中三年,到东钱湖的高中三年,记录了她所有的懵懂、努力、朋友和梦想。

因为小学花了大量时间练乒乓球,她的文化课基础薄弱。进入宁外后,丁可一度跟不上节奏,心里自卑又局促。“好在班主任邹锦丽老师从来没有否定过我。她看得见我学业上的暂时落后,更看得见我作为体育生身上的韧劲与特长,没有用单一的分数的定义我,反而愿意一次次给我机会,让我这个‘显眼包’在校运会上多多亮相。”后来,丁可将体育赛场攒来的底气,慢慢迁移到学习上,成绩稳步上升。

之后的数学老师孙碧嫣,耐心帮她补齐数学短板。奇妙的是,丁可工作第一年就和孙老师同在一个年级组,孙老师又教她如何站稳讲台。

如今回首,丁可从自己的这段经历读懂了宁外教育,它包容差异、尊重特长,搭建各种各样的平台,让每一个不一样的孩子都能被看见、被鼓励,慢慢成长、静待花开。

高中,丁可担任校学生会主席,常常需要在国旗台前发言,主持升旗仪式。但令她记忆深刻的,是第一次在主席台讲话,青涩又笨

拙,因为紧张,表现并不理想,下台后懊恼不已。但老师们都安慰、开导她,教她技巧,后来的成人礼、毕业典礼,她都作为学生代表站上舞台发言,“正是这一次次容错与托举,让我慢慢克服紧张,一点点打磨表达”。

如今的丁可,是一名数学老师,也是学校团委书记,依旧分管学生会工作,统筹每一届升旗仪式与校园大型活动。当她再次站上熟悉的主席台,看着台下整齐的隊伍、飘扬的国旗,总会想起高中第一次上台讲话笨拙紧张的自己,想起当年老师们温柔的包容。

同样被温柔治愈过的,是2019年宁外普高毕业的李弘隆,今年他清华大学硕士毕业重返母校,以一名新教师的身份站上讲台。

李弘隆说,在宁外读书时,最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高一的某天。当时觉得“走投无路”的他敲开了心理老师袁丹办公室的门,后来在袁老师和心理委员的共同帮助下,他从一个无法适应高中生活的学生,慢慢变成了同学眼中的“学霸”。

如今回到母校,他希望带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,还有解决问题的逻辑和思维、永不放弃的品质,以及在他们最迷茫时的一点温暖——就像他当年被给予的那样。